

多應集

有版權

平裝實價四角 精裝實價五角五分

多產集

周文作

發行

林文吳

發行

文生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

文生生活印刷所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二集

共六十冊

秋花 江上 土餅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鏘砂

靳以 蕭軍 沙汀 蘆焚 荒煤 周文 柏山 蔣牧夏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

歐陽山 陸蠡 麗尼 悄吟 何其芳 巴金 李健吾 畢典午
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九月再版

序

這裏面收集的十五篇是前年去年和今年雜湊起來的一點微薄的東西。如果全都說它是「速寫」也可以。其中的山坡上和山坡下都是在去年二月間同時想起，到了十月十一月才連續着寫成的兩篇文章。在我自己看來，它兩似乎是有連續性的，寫的時候就曾經打算將來收集子時一定收它在一起。但去年十二月初山坡上的被刪改問題發生了，爲使讀者很快得到「對照」，以便明瞭真相起見，我不得已只好把山坡上一篇孤獨地「擠」進已經快出版了的短篇集分裏。當然，那時是也可以兩篇一同「擠」進去的，只可惜山坡下（當時題名爲賴老太婆）我沒有留底稿，到了十二月十五日申報月刊把它刊出時，分已出版了。一直到現在，總覺得把它兩硬折開來心頭很不好過，我就索性仍然讓它兩在這集子裏來「團圓」罷。

至於分裏的那篇，它恰好和雪地排在一塊的，爲了便於讀者在那兒「對照對照」，我想倒不妨也讓它在那兒留住一下。

只是這集子的名稱確使我很爲難。不過我倒記起一件事了，就是當我的第一個短篇集出版時，有人曾經指我爲「多產」。是的，我去年寫的，收在父子之間裏的有四篇，收在本集裏的有九篇——共十三篇。如果硬要指爲「多產」，自然這也是可以說是我在去年一整年中「多產」的全部。但我想，創作自然有時同生兒子一樣不容易，但也不見得就同生兒子一樣不容易。只要「有」，就應該「產」，「產」而不「濫」，更應該「產」，是不必一聽見人家一說：「阿呀呀！多產呀！」的話，就立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起來的。因此我倒不妨把這兩個字借來用用，定名爲「多產集」。

至於後面的「附錄」兩篇，是關於山坡上的作法問題，算是在我的創作生涯中這一個時期的一點「雪泥鴻爪」——不，不，我倒莫如用一句口頭上的話：是「

點「雪上的腳板印。」這雖然早遲總會被流去的時光消滅，但我現在却願意留它下來作爲一點紀念。

周文寫於病床上。一九三六，二六日。

目錄

序	一
山坡下	一
山坡上	二三
俘虜們	四七
紅丸	八一
三等車上	九七
健康比賽	一〇九
診	一二一
不俗的一羣	一二九
名	一四一

那首詩.....一四九

陳司事.....一五五

病馬.....一六七

第三生命.....一七三

退却.....一八三

茶包.....一九三

附 錄

被刪改了的山坡上.....二〇七

我怎樣寫山坡上的.....二二三

山坡下

賴大捲着袖口露出兩條黃瘦的手臂。在他肩旁的老婆，也是兩手捲着袖口。都在慌慌忙忙的彎腰撲向床裏去抓出一些東西，又蹲向床下抓出一些東西，都丟在地上鋪着的一方藍色包袱布當中。四個小孩子圍在包袱布周圍，都圓睜着黑亮的大眼睛，盯住他兩個，看他們一會兒把變黃了的白布臥單捲着一團丟下來了，一會兒把一大包米丟下來了……滿屋子都騰起霧似的灰塵，在那薄暗的光中飛舞。靠在門框外邊的賴老太婆，右腋下夾住一個圓篋簍箕，●裏面裝着六七雙給孫兒們剪的黃色筍壳鞋底，底下是一些紅的布角，藍的布片，旁邊還有一把發了黃鏽的剪

●「篋簍箕」就是「針黹籃」，也叫「針線籃」。

刀，裝滿針的針筒，纏滿線的線板……她皺着一張風乾了的香橙似的臉，兩眼呆呆地向篋簞裏看看——這些天天做慣了的小鞋底，在眼前閃着黃亮亮的光。她嘆一口氣，便又嘮叨起來：

『又逃難，又逃難！我真活夠了！長毛那年，逃難，反正那年，又逃難！前四年鬧「洪憲」，今年又鬧北洋兵。那些要死的光打仗，逼得我們不安生！逃，逃，逃得好，甚麼東西都逃光！從前那死鬼就偏要逃，逃到山洞裏，七天七夜，餓得嘴青臉黑，等到回來，精打光，精打光……』

賴大嫂抬起一對陰淒淒的眼睛，又向老太婆怔了一眼，蒼白的嘴唇顫顫地動了兩動，就小聲地咕嚕起來了：

『你不逃，就不逃好了，老糊塗了，儘管嚕嚕嚇嚇。我來你家就是精打光的，難道把我陪嫁來的東西都要精打光！』

『唉唉，你少跟她吵幾句好不好？』賴大忽然一挺地站直起來，看了老婆一眼。

『快些收拾好，看看就要打到鎮上來了！』

『唷，我哪裏是跟她吵？』賴大嫂說着，鼓起腮巴子，也一挺地站直起來，兩手叉腰。

『好了好了，你對你對。——我去看看伯伯。他們收拾好了沒有。』賴大避開老婆的眼光說着，便跨出房門，經過母親的肩旁，向外走去。賴老太婆也跟着他轉身，把右腋下的圓篋簸箕移到左腋下夾住，右掌伸出去摸着牆壁，一雙小腳兒一拐一拐地跟在後面，說道：

『我是不去的，我是不去的……』

賴大跨出那透着一片天光的大門，隨着他的腳後跟反手就把門關上。賴老太婆就在牆壁邊楞住了，蒼白着兩片薄嘴唇。

「不去不去，」我們是要去的！」賴大嫂忽然從房裏送出來這一聲。

賴老太婆把耳朵側過去聽了聽，立刻就轉過身，把左腋下的圓籠簸箕又移到右腋下，拿左掌摸着牆壁，一拐一拐地回轉來憤憤說道：

「我跟他說話，沒有跟你說話，你——」她還沒說完，就見媳婦擎起一隻手掌，向那拖着她衣角的三兒腮巴子上拍的就是一個耳光，口裏罵道：

「還要吃！還要吃！死活都不曉得！沒有你們我也清爽些！」

三兒張開嘴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

賴老太婆就一瞪地站住了，兩片蒼白的薄嘴唇抖了幾下，話還沒有說出，忽覺背後頭一亮，她掉過頭一看，見大門大開着，賴大蒼白着臉色，慌慌張張跑進來了。

「打來了，打來了！快些快些！伯伯他們都收拾好要走了！」賴大跨進房門，便一面把一個大紅板箱揹在背上，一面抱怨地說：「媽的！年年在我們身上逼了多少的捐稅去，就拿去打仗打仗！」他一手抓起四兒，攔在老婆背上；老婆趕快拿一張布單

把四兒的屁股一蓋，拉出兩條帶子來勒着兩肩，在胸前架個叉形縛好，接着她一手提起一個大而圓的包袱，一手抱起了三兒。賴大只把二兒抱起，跨出房門，一把抓住老太婆的手肘：

「媽，走了！打來了！」

他看見還夾着圓篋簾箕的母親直瞪着一對吃驚的眼珠，呆呆地看着他。他急得皺起雙眉，在地上頓了一腳，不由分說地向外就拉。

「爹呀——」大兒却在背後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賴大掉過臉去，見五歲的大兒伸着兩手向前撲來，一把抓住他屁股邊的衣角，打腿邊仰起臉來，哭喊：

「抱，抱，爹！」

賴大皺着眉頭，嘆一口氣：

「走走！這樣大了，還要抱！爹要攙奶奶！」

賴老太婆忽然抽出自己的手肘：

『我不去，我不去。你抱他去……』

但賴大又一把將她抓住了：

『媽，嘖，打來了，嘖，走呵！』他喊着，又在地上頓了一腳，唉了兩聲，隨即把二兒送過去，放在老婆提包袱的一支手彎裏。轉過身來便把賴老太婆的圓篋簸箕拖了下來。

『嘖嘖，』賴大嫂忽然發出這麼兩聲。

賴老太婆於是又把兩眼瞪起來了，搶回地下的圓篋簸箕，闖進旁邊自己睡的一間黑暗的房裏去，把篋簸箕放在床頭，就一屁股坐在床沿上。

賴大着急得不知怎麼才好。緊跟着追了進來，頓着腳，說道：

『媽，嘖，打來了，嘖，走呵！』他聲音抖着，好像要哭出來。但忽然他一驚，臉色一變。把耳朵尖起來一聽，隱約地似乎有誰在遠處炒豆子似的噼噼聲。『媽，槍聲，你聽！』

他於是又一把抓住母親的手肘，把她拉了起來。賴老太婆也只得走起來了，但走了兩步，她還轉身向床去，在枕頭下摸出一串發綠的青銅大錢來，揣進胸前的衣懷裏，又把針筒和綫板都拿了起來，揣進胸前的衣懷裏。

『媽，走了！』

她跟着走了兩步，立刻却又站住了，掉過臉去向着那鋪有一片破席，掛有一頂四方形破蚊帳的床深深地看，一眼，搖搖頭，又嘆一口氣，眼眶邊瑩瑩地漲滿淚水。但賴大終於把她拉着走起來了。到了大兒的面前，賴大便把空着的一隻手抱起大兒。

『天呵，菩薩呵！』賴老太婆一面跨出大門，一面淒然地說。『這一把老骨頭要丟在山洞裏的，要丟在山洞裏的，我六七十歲了，還要去拋尸露骨……』她走下階沿，掉過臉來，看見媳婦正在拉着門扣關大門，那熟悉的門額上貼的一條畫滿符咒的黃紙都隨着那關出來的風飄動起來。她的心一緊，那一飄一飄的黃紙，似乎在預告她這住了幾十年的房子很難再見了！那變成污黃的門額和門板在她眼前都忽

然變成鮮明起來。她嘆一口氣，淚水簌簌的流了下來。但忽然她一驚，臉色變成蒼白了，只見遠遠的巷口正有五六個肩上掛槍，頭戴軍帽的老總，用繩子牽着兩三個穿藍布衣服的人走來。

『呵呵！』她驚叫一聲，便抓住賴大的手拉了一把，爬上階沿，奪掉媳婦手上的門扣，一掌掀開門，便跌跌撞撞地走進門來了。

賴大同老婆也慌張地走進大門，抓起一條門門來，趕快用力地插在大門上，噤一聲。

『看嘛看嘛，儘挨儘挨，拉伕來了！』賴大嫂頓着腳抱怨地說。『你聽，槍聲也近了，要死要死！我家爹他們不曉得怎樣……』

『真是不曉得伯伯他們怎樣了！』賴大皺着眉，轉過臉來也抱怨地說。『媽，你看嘛！拉伕來了！怎那辦！唉，真是！』

賴老太婆只是嚇得張開嘴唇望着他，急得眼眶裏也漲滿了淚水。心裏非常難

過地想，『早該讓他們走了的！』但她却抖着嘴唇說道：

『我早就是說不去不去，你們要自己儘挨！我又走不動，我原說不拖累你們，你們把孫兒們照顧着走就是。我又不怕人來拉我的伋，又不怕人來姦我，我是老……骨……頭……了……』她說不下去了，眼角就又滾出一串淚水珠，向着顴骨邊畫了一條水線，滾了下去。

『大兒他爹，她不去就算了，快些，趁早後門還走得脫！』賴大嫂烏白着嘴唇，抓住賴大的手，『反正她也走不動，我們又不能攆她。走了走了！我家爹他們不曉得怎麼樣呢，我們還要趕快追他們去！』她抱起大兒來，放在賴大的左手彎裏，又抱起二兒來放在賴大的右手彎裏。自己便把三兒抱在提了一個大包袱的左手上，伸出右手去拉賴大。賴大只是看着母親，自己的眼眶也漲着瑩瑩的淚水，心裏決不定是走的好，還是不走的好。

突然——

砰：砰：砰：砰：砰……

三個都一下子臉色變白，把耳朵尖了起來；很清楚地聽見是幾個拳頭捶着隔壁一家的門板的聲音。賴老太婆的膝蓋發抖了，立刻伸手推着賴大的肩頭，顫聲地說：

『去吧，去吧，你們去吧！快去逃你們的命去，去！』

賴大也抖着膝蓋：

『去，去。』他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就跟着老婆經過睡房旁邊的一條小巷，走到灶間，拉開了後門出去。賴老太婆一手摸着牆壁，一雙小腳兒一拐一拐地跟到後門口，靠着門框，看他倆走去。賴大走在前面，背上紅木板箱兩肩現出兩個孫兒的頭。賴大嫂走在他的旁邊，背上是一個孫兒，右肩上也現出一個孫兒的頭。賴大走幾步又掉回臉來一下，走幾步又掉回臉來一下。他倆走過前面的一坪草地，綠草在他倆脚下現出一塊一塊的腳印。他們已走到那一株大樹的田旁邊的黃土大路了。那